

學堂可考，而激發了少年革命黨人的壯志雄心，以二十二歲的求學青年，在廣州創辦一所潮嘉師範學堂。也就在這個時候他耳聞丘逢甲先生抵穗，鄒魯夙仰丘逢甲的大名，專誠前往拜訪。首度接席長談，丘逢甲便突然有感而發的，和鄒魯作了如下之對答。

首先是丘逢甲問道：

「你是世家子弟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——其實鄒魯的父親鄒應森幼失

怙恃，淪為孤兒，賴祖母撫養成成人。小時候窮得用蚊帳作被褥，喫一天一頓的「橄欖餐」或一日兩頓的「春杵餐」，成人以後做小裁縫。鄒魯出身寒素，他是自小勤勞努力，苦讀成名的。

於是丘逢甲又問：

「那麼，你一定是富家子弟了？」

「也不是。」

「你是否有富貴顯達的親戚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三度猜測不中，這下可使丘逢甲大為詫異了。他喃喃自語的道：

「奇怪，貧寒子弟，那來這等的汪洋大度？」

鄒魯不曾接腔，移時，丘逢甲便猛然抬起頭來，毅然決然的說道：

「好吧，從此你就算是我的學生！」

這便是黨國元老，前廣東大學校長鄒海濱（魯）成爲丘逢甲入室弟子的經過。

丘逢甲鬪蘇大潤

丘逢甲自此以後，對於鄒魯的革命多所庇護，任事多所提携，使鄒魯一生感激他的知遇之恩。鄒魯曾以四塊大洋辦成了一所樂羣中學，又用一百餘元在廣州創立潮嘉師範。他一面辦學一面讀書，一面任事一面革命，青年革命黨人的勇猛精進，英銳挺拔，也曾使丘逢甲大爲感動，愛護益切。曾有一回，丘逢甲作秋與八首，命他的得意門生鄒魯和之。當他讀到鄒魯的結句：「英雄心血人間事，芒碭當年豈有雲？」看鄒魯用的居然是漢高祖起自芒碭山的典故，他便變然驚覺的告誡他道：

「這便是『彼可取而代之』之氣，須善藏之！」

丘逢甲對於廣東革命黨人的實際行動，並未直接參加。可是，他却始終都在甘冒身家性命的危險，予黨人以必要的掩護與保全。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庚戌各省成立諮議局，丘逢甲榮膺當選廣東諮議局副議長，諮議局下設書記長一，書記四名，丘逢甲延攬的書記長是革命黨人古應芬（後來當到國父任大元帥時的文官長、秘書長），書記之一即爲鄒魯，還有鄒魯的學生，另一名革命黨人陳炯明，也進了廣東諮議局當議員。宣統二年冬倪映典發動廣州新軍起義事洩，廣東巡警道王某搜獲了起義黨人的名單，按圖索驥，指名逮捕。使當時的廣州市上風聲鶴唳，氣氛非常緊張。這王某查出廣東諮議局裏潛伏得兩名革命黨人，是爲鄒魯與陳炯明。他親往拜訪丘逢甲，要求交出兩名「人犯」，詎料丘逢甲却大義凜然，抗聲答道：

「這鄒某、陳某是我平素最信任的人，假使他們是革命黨，那麼我就必定有份。你要抓人的話，請你先從我抓起吧！」

想當年丘逢甲心懷故國，義不帝秦，英名遠播宇內，他連清廷聖旨，日本十萬雄兵都敢於公然對抗，週旋到底。此公一動倔強誰能惹得起？所以巡警道王某手中分明握有鐵一般的證據，他也唯有見風使舵，自找臺階下，滿臉陪笑的答道：

「這份名單不過是下面報上來的，作不得準。鄒陳二位既然是好人，那就是他們誤報了。」

這是丘逢甲第一次公然挺身而出，救鄒陳二人的性命。同時也使廣東革命黨人的機關，倖免因新軍起義失敗而瓦解。

廣州賭風之盛，由來已久，天下聞名。丘逢甲一向極力主張禁賭，以戰惡風。但是賭國人物勢力之大，無與倫比。便在廣東諮議局裏就有一位綽號「蘇大潤」的蘇姓賭商議員，他經常對各議員大請其客，大送其禮，目的即在收買議員勿使禁賭提案通過。丘逢甲不信這個邪，他命陳炯明在諮議局開大會時公然提出全面禁賭一案，由於他預先規知此二議案大有被銀彈攻勢打垮的可能。所以他別出心裁，利用儼然賭商保鏢蘇大潤的智識淺陋，不諳利害。指示陳炯明在提出議案以後，再附以臨時動議，力陳該案關係重大，應予鄭重處理。提議須採用記名投票表決法，贊成禁賭者在票上寫「可」，反對禁賭者則書「否」，然後簽名其上，投票入箱。

蘇大潤的收買攻勢業已完成，他花了大筆鈔

票，自以為有恃無恐。糊裏糊塗的便讓陳炯明臨時動議獲得通過。其時廣東諮議局多數議員利令智昏，拿了蘇大濶所轉致的紅包，紛紛昧着良心，在票上寫了「否」字，禁賭一案於是終遭否決。

但是丘逢甲却和諮議局中的革命黨人通力合作，他們的目的不僅在於禁賭，尚且要揭佈不法議員接受賄賂，包庇賭博的真相，使他們自此不能在議壇立足。於是他命鄒魯在議員投票時加以登記，投票後再集中保管，不許任何人把票子拿走。

萬民傳頌戰賭風

這個架勢果然使拿紅包投「否」票的議員大起恐慌，唯恐丘逢甲把票子公佈，使他們顏面難堪，受人指摘。於是撥促議長向鄒魯索取選票。殊不知鄒魯當着眾人的面，振振有詞的說：

「全部投票我已經分別登記好了，而且開列了清單。這一部份是可票，那一部份則為『否』。議長一定要拿去，且請議長在我的清單上簽字。」

議長果真在鄒魯的清單上簽了字的話，那豈不等於欲蓋彌彰，不打自招，反倒給堅主禁賭的丘逢甲等掌握了證據？因此，他便祇好知難而退，申言他不再要所投的這些票了。

大會一散，蘇大濶立刻代表賭商，繼續請客送禮，大肆活動。但是原票捏在鄒魯的手上，他便秉承乃師丘逢甲的指示，開始大做其文章。當日，將議場否決禁賭一案的經過，以及「可」、

「否」兩部份投票人的名單，毫不容情的送交報館發表。緊接着，同屬於革命黨人的書記長古應芬，和書記鄒魯相率辭職。他們憤憤然申說辭職的理由，有云：

「廣東諮議局名為民意機關，實乃『猪仔』議場，我們幹不下去！」

當其時，還有丘逢甲的一名親信，唯恐古、鄒二人的做法過火，會得罪不少的權勢人物。他不明就裏，好意的去向丘逢甲報訊，請他出面勸阻。此公還不懂得這驚天動地的一件大事，正是一生正道直行，嫉惡如仇的丘逢甲在幕後策劃，負責推動。所以，丘逢甲對他那名親信的回答竟是：

「海濱（鄒魯的號）這樣做是很對的！」

諮議局否決禁賭一案終於掀起軒然大波。議長對於古應芬和鄒魯的辭職極力挽留，以免事態擴大，消息外洩。可是古應芬、鄒魯却按照丘逢甲的原定計劃，掉首不顧而去。古、鄒辭職，接下來便是丘逢甲親率主持正義，不拿紅包，而投票贊成禁賭的議員集體請辭。這樣一來，便在本靜的羊城省垣，造成了一次政治風暴。

維護善良風俗，深惡痛絕賭博的省城各界紳民，羣情激憤，自發自動的主持公道，作力主禁賭諸議員的後盾與奧援，紛集明倫堂舉行大會，呼籲全面禁賭，指斥接受紅包的「猪仔議員」，情緒越演越烈。「猪仔議員」們終於感到壓力太重，大呼喫不消了。他們唯有步禁賭議員的後塵，也來了個全體請辭。

事態之嚴重幾於無法收拾，引起清廷深切的

憂慮。於是指派按察使、巡警道、勸業道三位大員，等於時今的高等法院院長、警務處長和建設廳長。用釜底抽薪之計，聯名下帖子請古應芬和鄒魯喫飯，表面上說是查詢事件真象，其實則是威脅利誘企圖私下了結。——廣東賭稅數額甚鉅，有關官員當然也是開賭的利益階層之一。然而古應芬和鄒魯是革命黨人，何況又有諮議局副議長丘逢甲的全力支持，他們不為所動，堅持不屈。這轟動遐邇的廣東禁賭一案，終於達成了丘逢甲等人的理想。由於清廷不敢不顧清議，決定但凡贊成禁賭的議員和職員一律慰留，反對者則准予辭職了事。

在臺灣苗栗銅鑼鄉出生的丘逢甲，因為他和廣東的革命黨人合作，居然將廣東的邪惡勢力一舉廓清，使廣東自洪楊之役以來便氾濫橫決的賭風，首度遭禁。他不但博得萬流欽仰，兆民稱頌，連廣東民間唱本の木魚書，和船上賣膏藥的開溝，都在以丘逢甲苦鬪惡勢力，終使禁賭成了事實而作為題材。丘逢甲這個響亮的名字，在廣東更是口碑載道，家喻戶曉了。

最關懷門生鄒魯

不久，丘逢甲又兼任兩廣方言學堂監督，亦即今之校長。他深知鄒魯每個月的收入除了自己開銷，匯寄家用，還得不時的接濟同志，或作奔走革命的用度。縱使他極力撙節，也總是入不敷出，時感拮据。因此丘逢甲便命鄒魯再到方言學堂兼一份差，教授國際公法，財政、經濟等課程，讓他一星期兼二十多個鐘頭的課。誠然很忙，

可是他一個月的收入畢竟也增加到了二百餘元。對於革命工作，當然不無小補。因為當時鄒魯每辦一事，或每支助一人，通常少則一二元，多亦不過十元八元而已。這種情形是丘逢甲深切瞭解的。

鄒魯漸漸的發現，他的老師丘逢甲非僅喜歡革命黨人，而且每每不露聲色的予革命黨以多方協助。因此他在辛亥那年，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起義以前，大膽的作了一個決定，把 國父早年的重要助手之一，革命先烈朱執信介紹給丘逢甲。果不其然，丘逢甲毫不遲疑的給朱執信也找了個工作。使革命黨在廣州方面的聲勢，因朱執信之來而大為增強。

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，義旗既舉，誠然驚天地而動鬼神，使清廷為之殛殛，清吏為之膽寒。但是義舉終因水師提督李準事先偵獲消息，事後安排陷阱，乃使革命黨人於付出慘重之犧牲後，全盤失敗。當革命黨人揮師仰攻兩廣總督衙門，時任兩廣總督的張鳴岐，隻身逃到李準的水師提督衙門匿藏。事件平息後，李準便以張鳴岐的這一逃，對他頗不禮貌。大有恃功而驕，悍然凌駕乎其上的意味。使張鳴岐忍無可忍，又深恐李準奪了他的兩廣總督寶座。這才有奏調龍濟光所部來粵，命龍濟光兼任廣東新軍鎮統（師長），地位職權遠在李準之上。於是李準又生臥榻之旁，豈容他人鼾睡之憤懣。張李、李龍開始交惡，更由於龍濟光本來是張鳴岐任廣西巡撫時的舊部。所以張龍便聯合起來對付自以為鎮壓革命大有功勞的李準。讓李準深憾於他正遭排擠，悚然

自危。奉 國父之命主持華南革命大計的胡漢民，詎知廣州大吏之間的矛盾叢生，他善加利用，使人多方離間，竭力分化。這才有辛亥武昌起義，李準下定決心不再為頂頭上司張鳴岐賣命立功，反而一力促成廣州光復，使他自己前後作為判若二人的咄咄怪事發生。這是民國之福，廣東同胞的天大幸運，同時，間接也是三二九黃花崗之役的賜與。

黃花崗之役既遭敗績，丘逢甲却又甘冒危險，再一次救了他得意門生鄒魯的性命。鄒魯在斯役中所負的任務，是到嘉應會館和黨人聚齊，然後再跟姚雨平去發動新軍。可是他因為臨時折往始平書院提取軍火，就擱了時間，正待趕回廣州城裏的嘉應會館時，總指揮黃興已在城內發動攻勢，一時間喊殺震天，槍聲不絕。李準迅即下令城裏城外一致戒嚴。城門一關，鄒魯既無法進入嘉應會館，也不能參加黨人奮戰。焦灼萬狀的等到夜半，驚聞城裏萬籟俱寂，這才明白義舉又失敗了。

第二天一大清早鄒魯便進了廣州城，他急於上諮議局移走預先藏在那兒的軍火和炸彈，偏偏有好些同事爭來探問消息。鄒魯祇好撒個謊說：諮議局即將成為雙方用武之地，諸同仁最好還是及時躲避。他這麼說時，眾人果然一哄而散。

支開了那些同事以後，鄒魯立命諮議局的警察、兵丁和差役，趕緊到外面要衝之地去把守。然後剩他一人，再將軍火和炸彈分別妥予埋藏，再將有關文件一一焚燬。事畢，他仍泰然自若的在諮議局住下。

兩次救鄒魯的命

鄒魯留在廣州不逃，不走，在於他想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，設法救援散落廣州，東逃西躲的革命同志。但是，不數日後，他的老師丘逢甲便由鄉間匆匆趕來，到處打聽消息。丘逢甲翌日便找到了鄒魯，警告他說：

「你跟競存（陳炯明的字）參加此次起義的證據，已被清吏搜獲。競存已經走了，你也應該馬上離開廣州，否則將有大禍臨頭。」

鄒魯迫於無奈，唯有決計出走。當時七十二烈士業已安葬黃花崗，舉國上下都在為黃花崗悲悼。他作了一首黃花崗長歌，以歌代哭，中有句云：

「黃花崗，黃花崗，崗上黃花崗下魄，精靈相通意脈脈，欲求遺魂已無蹤，祇有黃花可尋跡。認將黃花作鬼魂，世間一切原假借！」

此所以，他臨走以前，復命差役買了許多株黃花，種在諮議局四週的空地上，然後向同事道別。有問何時重相見？他便黯然的一指黃花說：

「此花開時再會！」

離開廣州後，鄒魯旋即逃到香港，住在文咸街泰記客棧，以此作為繼續從事革命工作的總機關。不久陳炯明來跟他商量，打算組織暗殺團體，謀刺革命黨人的死敵李準。當時由鄒魯籌措了五百元的經費，在香港鳴蛋街成立機構，專門研究製造炸彈，而以革命黨人陳敬岳主其事。

推翻滿清革命時期，為了謀刺某一特定的目標，因而組設機關專負其責的，尚以刺李準為首

次，同時也是最後的一遭。由此可知李準在黨人的心目之中，確是革命策源地——廣州市上的最大障礙。炸李準一案還有許多迄今為革命史乘所未錄及的內幕秘辛。諸如陳敬岳是激烈的革命黨人，居然又是一位人道主義者，所以他在調製炸彈的時候，堅持用僅有殺傷力的文明彈，而不允釀入細菌毒藥，否則被炸傷右手和腦部的李準便斷無生理。閏六月十九日李準調查清鄉返抵廣州，大橋經過大南門雙門底，恰與機器製衣店門前陳敬岳和林冠慈早已預先埋伏，乘機行刺，先以手鎗擊之不中，繼而拋擲炸彈。惜以彈心落地稍偏。所以祇炸燬了李準所乘坐的大轎，死傷了若干夫役。李準右手和腦部則被炸彈碎片所傷及，他在衛隊還擊槍聲中負創逃進路畔的廣中和藥丸店，林冠慈當場被李準的衛隊擊斃，陳敬岳則束手就擒。李準進了藥丸店後痛極昏厥，流血不止。妙的是兩廣總督張鳴岐，他改穿便服雜在衛隊中前往慰問，當時李準已昏迷不醒，滿口謔語。張鳴岐在奏報朝廷時，居然還說他：「縱身飛上高牆，喪創格斃兩『匪』，勇氣百倍，迥非常人可及」如此這般的漫天謊話，後人據此記述李準被炸經過，那是完全不符事實的。

李準喪膽輸誠記

清廷對這個革命黨人死敵李準，果然懲賞有加，關懷備至，由內務府頒發平安丹六瓶，回生仙丹六十錠。不過李準之得能保住性命，係由廣州清鄉總辦江孔殷請來愛眾醫院洋醫師達保羅緊急施救，達保羅為李準鉗出了手部中的彈片，並

且割開脇肉，用吸鐵石吸取創口裏的細碎彈屑，敷藥以後，歷時三閱月，方告痊癒。李準算是撿回了他的一條命來。

就因為這一炸，李準死裏逃生，痛切悔悟，他深感革命黨勢力如此其大，頂頭上司張鳴岐又跟他明爭暗鬭，諸多杯葛。自此不敢再跟革命黨人結怨，同時也決定了不再做清廷和張鳴岐的鷹犬爪牙，為他們賣力賣命。所以他曾為陳敬岳求免死，使這位謀刺他自己的革命烈士，祇判了個監後絞，他又暗中救援革命黨人，護送但懋辛等旋里，原先由他負責的中路清鄉重任，他也拱手讓「賢」，請張鳴岐另簡「高明」。被炸後的革命黨死敵居然一改其猙獰面目，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。他的轉變由而益觸張鳴岐的猜忌，先後將他所統率的中路三十營兵權褫奪，尤將虎門要塞的大砲搶針取下收存。張鳴岐越怕李準投向革命黨，自亦使李準更加踉蹌不安。但是他當時仍然擔心自己殺戮黨人過多，唯恐投效革命黨不獲見赦收容，所以他派他的幕友謝義謙到香港去見胡漢民，胡漢民彰明昭著的告訴他說：革命黨不報私仇，李準果能反正，盡忠革命，當可以功折罪。這一來，李準的信心便更堅定了。辛亥九月十六日，他派電報局職員黎風樞赴港請示輸誠條件。胡漢民立即示以下列的四條：

- 一、李準須親書降表來，同時去滿清旗幟，用青天白日旗幟，通電反正。
- 二、即逐張鳴岐，且迫龍濟光投降。
- 三、歡迎民軍。
- 四、李準勢力範圍內之要塞、兵艦、軍隊，

皆須交出，由革命政府處分之。

十七日，黎風樞再從廣州回到香港，不但携來李準的降書，而且代表李準表示敬謹接受一切條件，十八日，他再自廣州致電胡漢民，明白告以：「張鳴岐已走，諮議局開會，已舉公為都督，盼即來省。」十九日，胡漢民率領大批黨人赴穗，既抵省河，遙見河上兵艦，先已盡懸青天白日旗幟了。

胡漢民的廣東都督，係由丘逢甲所主持的廣東諮議局會議選出。廣東全部光復後，丘逢甲又被舉為兩廣教育司長，廣東全省教育會長。旋不久他又膺選廣東全省代表，北上籌商組織全國政府大計。臨時大總統府成立，丘逢甲獲選參議院議員，卒因奔走國事，積勞咯血，民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丑時病逝蕉嶺本宅，享年四十九歲，臺灣光復後入祀臺北圓山忠烈祠，世人都深稔丘逢甲是抗日志士，民族英雄，詎知他於中華民國開國，廣州光復，也是功勳卓著，應該彪炳史乘的呢。

訂閱中外雜誌或購買合訂本請將訂費
交郵政劃撥第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
社帳戶或撥電話「七七二四八〇」立
即按址寄書。